

查莫寧的虛構與現實的不可譯—— 《夢書之城》及《夢書迷宮》的「再」翻譯

徐安妮*

摘 要

文學一向是人類發揮想像力與呈現新希望的領域，其中奇幻文學更常以神話與傳說為基礎，建構一個異於現實、超越自然，又引人入勝的異想世界。德國作家瓦爾特·莫爾斯的「查莫寧小說」不但幽默有趣，充滿著繽紛的奇幻想像，更有著不同的敘事手法，因為相對於其他作家的直接創作，莫爾斯稱他的這一系列小說為「翻譯」——翻譯自「查莫寧文學」。截至目前，「查莫寧小說」除已在德國擁有廣大讀者，更已被翻譯為多國語言，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因此推崇莫爾斯為近十年來最成功的作家。

本研究主要係針對「查莫寧小說」中的《夢書之城》及《夢書迷宮》兩部作品的中文翻譯進行分析。目的之一在於探究莫爾斯藉自稱譯者，在其創作中展現的「翻譯作為」及其翻譯觀。其次則在探索「查莫寧小說」中之不可譯現象，同時檢視現有中文譯本「再次」翻譯的策略得失，以提供德、漢翻譯實務工作及教學之參考。

關鍵詞：奇幻文學、查莫寧小說、文學翻譯、功能翻譯、德／漢翻譯

* 輔仁大學德語語文學系

Transl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Walter Moers’ Zamonien Novels
**“Die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and “Das Labyrinth der
Träumenden Büche”**

Hsu, An-Nie*

Abstract

Literature has long been a realm where people express their imaginations and hope. Fantasy literature, in particular, is based on fairy tales and legends, creating fantasy worlds that are unreal, supernatural, and entrancing. The German author Walter Moers nonetheless recognized as a master of fantasy literature. His Zamonien series of novels enjoy widespread readership in Germany, and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 Th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has accordingly deemed him the most successful author of the last decade.

This study analyzes two novels in the Zamonien series and focuses on their Chinese translations. The research purpose is to explore how Moers' translation should be re-translated, as well as how the Chinese translator addresses untranslatable passes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list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and determines whether there is any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used by Moers himself. It is hoped that this will prove helpful for German-Chinese translation applications and teaching.

Keywords: barbarization, translation, participation, sublimation, dissemination

* Department of German Language and Cul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1. 前言

想像力是人類獨有的一種內在能力，它雖然不是人類當下的感官知覺，卻是人類藉由已經獲得的知識與生活經驗，進行加工、重組、轉化或延伸，使其成為超越時空限制的奇幻想法。而文學創作正是人類發揮想像力的場域之一，其中的奇幻文學更常以神話與傳說為基礎，建構一個異於現實，超越自然，又引人入勝的異想世界。

當代知名的奇幻文學作家，除了《魔戒》的作者托爾金、《哈利波特》的作者羅琳之外，德國作家瓦爾特·莫爾斯(Walter Moers)也已躋身於行列之中。在德國，他的童書不但早已受到兒童喜愛，他為成人讀者所撰述的「查莫寧小說」(Zamonien-Romane)更是一出版即造成轟動。「查莫寧小說」系列作品之所以絕妙，除了「活潑、幽默、充滿奇幻繽紛的想像力（郝譽翔－讀者投書）」之外，還有那與眾不同的敘事手法。然而正是因為莫爾斯多樣、創新的語言運用，使得他的作品在中譯的過程裡多有難處。

本研究主要以「查莫寧小說」中的《夢書之城》(*Die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與其續集《夢書迷宮》(*Das Labyrinth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為分析對象，一方面揭示莫爾斯的翻譯觀，另一方面集中探討這兩本原文書中的不可譯現象，以及現有中文譯本之譯者據以因應的翻譯策略與其得失。

2. 「查莫寧小說」與其作者

2.1. 「查莫寧小說」

依據《藍熊船長的 13 條半命》一書中對「查莫寧」(Zamonien) 的描繪，這片奇異的大地係位於大西洋海域，北方有格陵蘭，東南有非洲，向東去有歐亞大陸，而向西則是美洲大陸。這片地域上主要住著各類不同的

稀有的生物，人類只是被驅趕至邊疆地帶少數族裔。查莫寧的居民擁有多種樣態，例如世居在詩龍堡的族裔即是一群擁有恐龍外型的知識分子，他們熱愛文學也勤於創作，而傳說雕龍戲爾得奈斯特¹則是查莫寧最重要的桂冠詩人，他除了新創寫作技巧「米藤梅茨離題法」，更有以「查莫寧語」寫成的 500 多部著作以及總長為 25 冊的自傳。

而「查莫寧小說」截至目前總計有 6 冊，根據莫爾斯的說法，其中只有童書《藍熊船長的 13 條半命》是他的自行創作，其餘的 5 部供成人閱讀的奇幻小說均是他或全文翻譯，或截譯自戲爾得奈斯特的作品。²而這一系列的德文「譯作」又都已陸續被「二次翻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 20 種其他人類語言，並受到廣泛的喜愛。³

¹ Hildegunst von Mythenmetz，是查莫寧小說原文中的主人公，然而在不同的中文譯本中卻有不同的翻譯。例如在《來自矮人國的小兄妹》中稱其為「米藤梅茨」，但《夢書之城》的譯者則將其音意混譯為「傳說雕龍戲爾得奈斯特」或簡稱「戲爾得奈斯特」。由於本文之主要研究對象為《夢書之城》及《夢書迷宮》，為避免混淆，全文將採《夢書之城》之翻譯。

² 德文「查莫寧小說」的首頁都刊有如下說明：

„Ein Märchen/Ein Roman aus Zamonien von
Hildegunst von Mythenmetz
aus dem Zamonischen übertragen
und illustriert von Walter Moers“

以中文譯本《來自矮人國的小兄妹》為例，此篇說明的中譯為：

「一部查莫寧的童話/小說
作者：希·封·米藤梅茨
翻譯及插畫：瓦爾特·莫爾斯」

³ 莫爾斯的 6 部「查莫寧小說」均已有中文譯本：

1. 《藍熊船長的 13 條半命》(Die 13 1/2 Leben des Käpt'n Blaubär)，李士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2. 《來自矮人國的小兄妹》(Ensel und Krete)，王泰智、沈慧珠譯，正中書局，2005。
3. 《黑暗世界大冒險〈魯莫與黑暗中的奇蹟〉》(Rumo & Die Wunder im Kunkeln)，朱劉華，正中書局，2005。
4. 《夢書之城》(Die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賴雅靜譯，圓神出版社，2009。

2.2. 譯／作者瓦爾特·莫爾斯

查莫寧小說雖多數被稱為譯作，但其作者實為瓦爾特·莫爾斯本人。莫爾斯生於 1957 年的德國西部 Mönchengladbach，是德國知名的漫畫及插畫家，同時也是兒童文學及奇幻文學作家，現居德國漢堡。

莫爾斯從 1984 年起發表個人漫畫創作，他幽默的筆調以及對政治生態及社會現況的深刻嘲諷，為他贏得許多喝采。1988 年，他以「藍熊船長」為主題的童書成了家喻戶曉的兒童文學作家。1994 年他更因改編自藍熊船長的電視動畫連續劇集「藍熊船長的奇幻大冒險」獲得了德國電視傳媒領域最重要的「阿朵夫-格林姆獎」(Aldolf-Grimme-Preis)。1999 年起莫爾斯開始陸續推出查莫寧系列的成人小說，其中 2004 年出版的《夢書之城》不但連登 42 週德國暢銷書排行榜，更榮獲「德國維茲拉奇幻文學獎」(Phantastik-Preis der Stadt Wetzlar)。

迄今，莫爾斯已著作等身，他總計出版了 3 本童書、30 本漫畫、1 本詩畫集、1 本散文集、6 本查莫寧小說以及 5 部劇作。然而他生性羞怯極少在公眾場合露面，因而被冠上了「文學幽靈」之名⁴。儘管如此，其創作依然受到廣大讀者的喜好，德國《法蘭克福匯報》也因此推崇他為近十年來最成功的德語作家。

3. 《夢書之城》及《夢書迷宮》的創／譯技巧與特色

儘管在《夢書之城》及《夢書迷宮》的德文原著首頁都載明，作者為查莫寧詩龍堡的傳說雕龍戲爾得奈斯特，但顯然這兩部小說都是莫爾斯在

5. 《夢書迷宮》(*Das Labyrinth der Träumenden Bücher*)，蔡慈皙譯，圓神出版社，2013。

6. 《巫魔師》(*Der Schreckenmeister*)，王瑜蔚譯，南海出版社，2014。

⁴ 參見：Lembke, Gerrit: “Walter Moers – ein großes Missverständnis?“ In: *Literaturblatt*. Juli/August 2013.

後現代思維引領下的「偽翻譯」(Pseudoübersetzung) (Mader 2012:39)。縱觀兩部作品，其創作／翻譯特色如下：

(1) 註解的運用：

一般而言，小說創作中極少置入大量的註解，然而莫爾斯卻在《夢書之城》中插入了 11 個，在《夢書迷宮》插入了 13 個註解。分析這總計 24 個註解之內容及目的，不外：

- (A) 為協助非查莫寧讀者理解文中特殊名詞所指何物而加以解釋。例如：在《夢書之城》中，註解 1 旨在說明「詩龍堡」(Lindwurmfeste) 在查莫寧大陸的確實所在位置、世居族裔的外型及特質⁵。在註解 5 中說明「苦人兒」(das leidende Männlin) 的成分，使用方式及目的⁶。而在《夢書迷宮》中，註解 3 中說明了「弗洛林特的象道主義」(Florinthischer Kanalismus) 是由弗洛林特當地藝術家所保留的一種以當地運河風景為繪畫對象的超現實傳統畫風⁷。此外，當此類名詞曾經出現在其他著作時，莫爾斯甚至會在註腳中詳細標明，例如在有關「詩龍堡」的註解中，莫爾斯請有興趣的讀者「參閱《來自矮人國的小兄妹》一書最後一部分…，以及《魯莫和黑暗中的奇蹟》的第 41 至 49 頁」。
- (B) 指引讀者詳閱《夢書之城》的某個篇章及頁面，以便理解《夢書迷宮》的故事內容及其發展。例如：在《夢書迷宮》書中的註解 4 到註解 12 都是用以標註如：霧鄉人(Nebelheimer)、奧母盟(Ormen)、爐柴時光(Holzzeit) 等，已經在《夢書之城》中描寫過的特殊名詞實際在書中出現的頁數。

⁵ *Die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P. 12, 《夢書之城》P. 13

⁶ *Die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P. 105, 《夢書之城》P. 111

⁷ *Das Labyrinth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P. 47, 《夢書迷宮》P. 49

(C) 抒發對「翻譯」作為一種跨語言及跨文化溝通之行為的認知，以及其自身在這兩本書所採行之翻譯策略。莫爾斯在這類註解中雖非直接探討翻譯理論，但仍隱約地透露了他所認定應該遵守的翻譯原則：

- (a) 譯者應先確切了解文字後深層的文化背景，才能使翻譯到位。例如：莫爾斯在《夢書之城》的第 2 個註解中提及，查莫寧的各類族裔中，盆栽族以及數蘿蔔族都是以就其身高比例而言「一公尺」的度量單位 *Pixl* 與 *Vorrz* 作為貨幣名稱。若譯者僅就字面義，而將這兩個貨幣單位都譯成了德文中 *Meter*（公尺），就都是錯誤的翻譯，因為此種翻譯無法呈現原語語境中的文化實景與價值。⁸簡言之，他認為譯者在面對具有文化意涵的詞語時，字面直譯並非理想的翻譯方式。
- (b) 在面對譯入語中的文化空缺時，譯者得以運用異化的翻譯策略。例如在《夢書之城》的第 3 個註解中，莫爾斯特別探討了一個詞彙的翻譯。由於這個「詞」是連他這個精通查莫寧語的「譯者」都完全不識，甚至無法發音讀出的。因此，只能藉由上下文意推測出這個只有經由詩龍的牙齒才能發音的「詞」應該是查莫寧方言的一種，是一個用以讚賞的擬聲詞。為解決這個譯入語（德語）中不存在相對應詞彙的困境，莫爾斯採行了異化的翻譯作為，模仿來源語詞語形成的特徵，自行新創了動詞 *knolfen*（文中的 *knolfte* 為第一人稱過去式以為替代）。⁹
- (c) 譯者應該忠於原著。莫爾斯在《夢書之城》第 8 個註解中，

⁸ *Die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P. 39, 《夢書之城》P. 43

⁹ *Die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P. 75, 《夢書之城》P. 79

對「原作者」描述的內容提出質疑：「… 因為此刻他們還躲在屏障物後方，我實在想不透傳說雕龍怎麼能夠確定這種聲音他們確實是用牙齒發出來的？」（《夢書之城》，227頁）」但因必須忠於原作內容，故仍依據原文據實翻譯，而將此描述視為原作者創作的誇飾手法，不再予以追究。

- (d) 譯者依據翻譯目的得採行功能性的節譯作為。莫爾斯除了在《夢書迷宮》書中插入一般性的註腳外，還在以不同字型呈現的一大段他自稱節譯自戲爾得奈斯特的另一著作《偶戲備忘錄》的文字頁面上，另以「貼便條」的形式抒發了自己的「翻譯」心得。他承認「翻譯」這段《偶戲備忘錄》是讓人頭痛的工作。因此迫於無奈，大量刪減了原文。¹⁰莫爾斯在《夢書迷宮》的譯者後記中也強調，在沒有竄改內容的前提下，將龐大的文字縮減至讀者可以容忍的篇幅，是著實耗費心力與生命的工作。換言之，在無損資訊完整性的前提下，考量翻譯目的與譯文讀者需求，不得不為的濃縮與刪減原文確實是必要之惡，否則恐怕難以為譯入語讀者帶來閱讀的樂趣。

(2) 詞彙的重組與創新：

(A) 字母重組

《夢書之城》與《夢書迷宮》均以書籍為主題，書籍的創作者為主角，書籍所在的空間為故事場景，因此莫爾斯尤其在書籍作者的姓名上發揮創意，大玩文字遊戲，其中莫爾斯喜歡解構再重組古、今作家之姓名作為書中虛構作者的名字。其目的不

¹⁰ *Das Labyrinth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P. 307, 《夢書迷宮》P. 309

外在於藉由文字遊戲與故事人物及情節的相互輝映，增加閱讀樂趣。例如：莫爾斯將德國文豪歌德的全名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重組為「**Ohjann Golgo van fontheweg**」作為《夢書之城》中一個書靈的名字。莫爾斯甚至也把自己的名字 **Walter Moers** 重組為「**Werma Tosler**」，用以為《夢書之城》中的一位插畫家命名¹¹。

(B) 詞彙新創

莫爾斯更藉由德語詞語得以複合的特性，為虛幻的查莫寧創造了許多奇異的新詞彙，如：**Buchling**（書靈）、**Holzzeit**（爐柴時光）、**Finsterberg**（黑山）、**Ideekühlschrank**（創意冷藏庫）、**Bibliolast**（書渣）、**Bibionismus**（書文主義）等。

此外，莫爾斯對詩龍堡族裔多採「名 + von + 姓」模式命名，如 **Danzlot von Silbendrechsler** 及 **Gryphius von Odenhobler** 等，名字表面上雖為新創，但姓氏裡卻多潛藏意涵。以兩書主人公 **Hildegunst von Mythenmetz** 為例，**Mythenmetz** 實為 **Mythen**（傳說、神話）以及 **metz**（原動詞為 **metzen**，雕刻、雕塑之意）的複合。莫爾斯似乎用以凸顯文學創作乃結合了抽象的美感構思及具體的文字雕琢而成（Conrad 2011：232），同時也假借主人公的名字暗指查莫寧世界的虛幻性，以及這系列作品的諷古喻今。

(3) 靈活的互文運用：

這兩本書裡的文學趣味除了在故事情節及文字遊戲中，還潛藏在許

¹¹ 在德國，《夢書之城》及《夢書迷宮》都擁有大批書迷，他們成立了網站分享書中人物姓名解謎成果，網址如次：

<http://udall.wordpress.com/2010/05/23/walter-moers-die-stadt-der-traumenden-bucher-anagramme/>

多詩作裡。莫爾斯從不諱言「運用」他人的文句，認為這是所謂互文的寫作手法。因此在這兩本書中，除了莫爾斯自己的創作外，還常有引用其他作者作品的情況。例如在皮革洞穴中書靈吟頌前人作品，莫爾斯就直接摘用了歌德著作《浮士德》第 6 章中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話：

“Die Frage scheint mir klein

Für einen, der das Wort so sehr verachtet,

Der, weit entfernt von allem Schein,

Nur in der Wesen Tiefe trachtet.」

...

「Ich bin ein Teil des Teils, der anfangs alles war

Ein Teil der Finsternis, die sich das Licht gebar.”¹²

又或是節錄 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 的詩作〈Im Moose〉的一小段，並將之搭配自己小說中的場景稍加修改後再予引用：

“Und flimmern sah ich durch der Linde Raum

Ein mattes Licht, das im Gezweig der Baum

Gleich einem mächt'gen Glühwurm schien zu tragen.

¹² *Die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P. 210。歌德原著請參閱：
<http://gutenberg.spiegel.de/buch/-3664/6>

《夢書之城》中的翻譯為：

「於我，此不過爾爾小問題

對如此蔑視文字，

遠離一切表象，

唯在本質中追求深沉者。」

...

「吾乃部分之部分，初始為萬物者，

乃誕生光明之混沌的部分。」（《夢書之城》，229 頁）

Es sah so dämmernd wie ein Traumgesicht,
Doch wusste ich, **es war das irre Licht,**
Mein letztes Stündlein hat angeschlagen. »¹³

依據 Barthes 的作者定位的論述，互文的運用在於使「原文」得以無限地融入其他文本之中，因為篇章原本就由「來自無數文化出處的引文 (Zitaten aus unzähligen Stätten der Kultur)」所組成 (Barthes 2000:193)，創作因此是一種促使各種語言得以相互溝通，且能為讀者理解的場域。此外，作者的隱形更能夠讓讀者引領書寫，進而使創作獲得希望。(Barthes 2000:190-192)莫爾斯在《夢書之城》及《夢書迷宮》中，不但為消除作者在小說書寫上所扮演的傳統角色而退居譯者，更大量藉互文的運用活化前人創作，其創作手法堪稱具體呈現了 Barthes 所倡「作者之死」此一後現代的創作思維。

¹³ 摘自 *Die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P. 233。《夢書之城》的翻譯為：

「我看見閃著幽光，透過椴樹林，
黯淡的光，在樹的枝桠間
巨大螢火蟲的幽光差可擬。
朦朧有如夢的景象
但我知曉，這是鬼火光
我最後的時辰已到」(《夢書之城》，254 頁)

原詩作應為：

“...
Und flimmern sah ich, durch der Linde Raum,
Ein mattes Licht, das im Gezweig der Baum
Gleich einem mächt'gen Glühwurm schien zu tragen.
Es sah so dämmernd wie ein Traumgesicht,
Doch wusste ich, **es war der Heimath Licht,**
In meiner eignen Kammer angeschlagen.
...”

4. 《夢書之城》與《夢書迷宮》的「再」翻譯與不可譯

4.1. 「德文譯本」與「中文再譯本」的差異及其影響

由於莫爾斯稱其著作為「德文譯本」，故《夢書之城》與《夢書迷宮》即成了「中文再譯本」，這兩本中文譯本分別於 2009（初版）及 2013 年由圓神出版社出版，譯者分別為賴雅靜及蔡慈哲。由於這兩位譯者一位目前旅居德國，一位不但在台灣接受完整的德語養成教育，更實際從事德語教學工作，故應可推知這兩本譯作皆非二手翻譯，而是直接從德文翻譯而來。其中《夢書之城》截至 2013 年已經五刷，足見這兩本中文譯本已在台灣累積了相當讀者。

然而經對比「德文譯本」及「中文再譯本」，我們發現中文譯本雖保留原書的外觀、章節、插畫、甚至字體大小的變化，但其中之相異處卻在於：

- (1) 中文譯本省略了在原文書一開始有關傳說雕龍戲爾得奈斯特是作者，而瓦爾特·莫爾斯為譯者及插畫者的說明告示。換言之，在中文譯本裡，莫爾斯就是這兩本書的作者，而不再擁有譯者的角色，傳說雕龍戲爾得奈斯特也退居為一個虛構故事的主角。儘管事實也正是如此，但莫爾斯精心設計用以呈現的後現代創作風格卻因此喪失殆盡，《夢書之城》與《夢書迷宮》兩書頓時成為通俗的、一般性的奇幻小說。
- (2) 正是因為在中文譯本裡，莫爾斯被解除了譯者的職務，因此在這兩本原文書中的 24 個註解上的「A. d. Ü.（譯註）」字樣也被一併刪除。此舉看似邏輯，但卻會在原譯者（莫爾斯）藉譯註的插入，以陳述其翻譯心得時，如《夢書之城》註 2、3、6，或解釋其解決翻譯困境的方式時，如《夢書之城》註 7，又或在原譯者（莫爾斯）質疑原作者（傳說雕龍戲爾得奈斯特）的寫作方式時，如《夢書之城》

註 8，出現矛盾，進而使讀者感到突兀。而在《夢書迷宮》中，因中文譯者自行在正文首頁另外加入了「*編註:書鄉術士…。」¹⁴使得全書中有了莫爾斯依序編號的註解、中文譯者的編註以及一張附加的便條等三種註解。而在以便條形式呈現的註解上，由於仍保留了「瓦爾特·莫爾斯譯註」的字樣，¹⁵更形成了一本著作擁有 2 個譯者加入註解的混亂現象。而莫爾斯與《夢書迷宮》的關係究竟是其作者還是譯者也陷入不明。

4.2. 《夢書之城》與《夢書迷宮》中的不可譯與再翻譯

《夢書之城》與《夢書迷宮》的故事內容雖是奇幻，但仍是文學作品。依據德國語言翻譯學家萊斯(Katarina Reiß)的文本分類，文學類文本應屬於表達類文本(Expressiver Text)，而此類文本則潛藏著作者的敘事意圖、個人情感以及書寫風格。因此，翻譯此類文本即應以原文作者為導向(Senderorientiert)，強調保有近似原文的藝術形式以傳達情意及語言美感，確保譯文讀者能體會等同的心靈美感，享受等效的閱讀樂趣。(Reiß 1986:35-36)

縱觀莫爾斯在《夢書之城》與《夢書迷宮》兩書中所創造的文學成就，除了奇幻的故事架構十足引人入勝外，更在於多樣的書寫媒體轉換、有趣的文字創新以及靈活的互文運用上。(Hillenbach 2011:74-76) 然而，正是此類特殊的個人創作風格，形成了中文轉譯的障礙，甚至留下如下所舉之不可譯的缺憾。

4.2.1. 人名的重組猜謎樂

在《夢書之城》與《夢書迷宮》兩書中，作者莫爾斯極盡能事地大玩

¹⁴ 參閱：《夢書迷宮》，第 9 頁。

¹⁵ 參閱：《夢書迷宮》，第 309 頁。

文字遊戲，藉由拆解及再重組各大文學、哲學及音樂名家的名字為其故事中的人物命名。由於書中虛構人物或在性格、或在命運、又或在其作品風格上常與真實人物相呼應，因此讀者在享受閱讀冒險故事的驚險情節之餘，還能依據文本中角色的特質兼玩猜謎遊戲。例如：

(1).

“... Wenn einer das Orm draufhat, dann ja wohl **Dölerich Hirnfidler**”
(*Die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P.41)

「要說有誰真的擁有奧母的話，那應該就是德理稀·腦啡德了…」
(《夢書迷宮》，44 頁)

(2).

“Er holte tief Luft, breitete die Arme aus uns sprach:

» O!«

Bevor er auch nur eine einzige weitere Silbe aufsagen konnte, hatte ich anklagend mit dem Finger auf ihn gezeigt und gerufen: „**Dölerich Hirnfidler!**”

Nun ja, **Dölerich Hirnfidler** war zwar notorisch bekannt dafür, jedes zweite seiner Gedichte mit einem » O!« zu beginnen, aber das war natürlich nur ein übermütiger Schuss ins Blau – viele Dichter taten daP. ...” (*Die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P. 233)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兩手平伸，唸到：

『噢!』

在他還來不及唸出下一個音之前，我就指控似的用手指著他，大聲說：

『淋得呵呵呵!』

哎呀，雖然淋得呵呵呵每兩首詩中就有一首以『噢！』起頭是無人不

知的，但這一次我當然是瞎矇一通——畢竟許多詩人也都這麼起頭。」
(《夢書迷宮》，254 頁)

莫爾斯原文中的人名 *Dölerich Hirnfidler* 經書迷考證，確實是將德國 18/19 世紀的詩人 *Friedrich Hölderlin*¹⁶ 的名字字母易位而成。*Hölderlin* 因是公認偉大的德國浪漫派詩人，在世界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因此莫爾斯在 A 段文中也稱 *Dölerich Hirnfidler* 因擁有「奧母」故能創作不輟，而 *Hölderlin* 的詩作中也的確如 B 段文字所描述的有許多是以“O!” 起頭的。此外，莫爾斯用由 *Hirn* (頭腦) 及 *Fidler* (提琴家) 複合而成的新詞彙 *Hirnfidler* (在腦中拉琴的人) 作為書中人物的姓氏，也暗指了 *Hölderlin* 晚年精神錯亂的事實。然而在中文翻譯裡，《夢書之城》的譯者卻前後分別以音／義混譯的「德理稀·腦啡德」以及自創的「淋得呵呵呵」作為 *Dölerich Hirnfidle* 的翻譯，姑不論譯者是否將同一個人誤譯成不同的人，這兩種譯法似乎都無法等效傳達原文中暗藏的意涵，更無法再造原文中蓄意讓讀者藉由故事描述推理猜謎的樂趣。

有關人物姓名的翻譯，《夢書之城》的譯者主要以音譯為原則（約佔全數之 49%），例如：

Gofid Letterkerls	戈福德·勒特凱
Phistomefel Smeik	菲斯陀梅菲·思霾客

¹⁶ *Friedrich Hölderlin* (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全名為 *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生於 1770，卒於 1843 年，是德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

Hostian Rapido	霍西安·拉皮多
Aurora Janus	奧羅拉·雅努斯
Humri Schiggas	胡姆利·夕撒爾
Colophonius Regenschein	寇羅佛尼烏斯·雷根殿
Kibitzer	奇必測

但也有意譯者，尤其是詩龍族裔的姓氏。但不同於德文原文的是：譯者將原文裡詩龍的姓氏，都改成了一種「頭銜」，例如：

Hildegunst von Mythenmetz	傳說雕龍戲爾德衰斯特
Danzelot von Silbendrechsler	音韻旋雕龍丹斯洛
Gryphius von Odenhobler	創文龍呂非歐斯
Faxilian von Stanzenfischer	八行詩漁龍法克希利安
Ovidios von Verschleifer	磨詩龍奧維德迪歐斯

當然有些姓氏也是依據字面詞意直接翻譯而來，如：

Ektro Rückwasser	艾特羅·背水
Adodul Nachtigall	阿卜杜·夜鶯儒
Oztafan Kolibril	歐茲塔方·蜂鳥士

又或依據故事敘述的上下文意以諧音改寫或另創名字者，如：

Olfaktorio von Papyros	郝鼻師·馮·帕皮洛
------------------------	-----------

而在較晚出版的《夢書迷宮》中，因故事有延續性，故譯者針對曾在

《夢書之城》出現過的名字，多沿用原來已有的翻譯。例如：Dölerich Hirnfidle 在《夢書迷宮》中皆是以「淋得呵呵呵」為名。而其餘者或因《夢書迷宮》譯者已經意識到莫爾斯在人名上的易位作為，又或是譯者已經參考了莫爾斯書迷網站中的解謎，故《夢書迷宮》的譯者偏向先選原作者姓名，再以中文音譯其姓氏（省略名字），並選其諧音字作為翻譯。例如：

書中原文	名家真名	翻譯名
Evubeth van Goldwein	Ludwig van Beethoven	倍跽紛
Eiderich Fischnertz	Friedrich Nietzsche	呢採
Orphetu Harnschauer	Arthur Schopenhauer	杼奔哇
Heidler von Clirrfisc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息樂

遺憾的是，這些名字進入篇章後，尤其當中文譯音的選字多含貶意或字意荒謬時，仍不見得能喚起中文讀者對文學名家的直接連結，例如：

「這裡也買得到一些嚴肅的舊書，縮驟的《獨身在外》瑕疵本，磨你汁的虛構傳記《蘇打巨人》，還有不來瞌的手繪幻覺詩，已經絕版的撕爾癡《多元史學世界史》，旁邊就放著囉浮敗親筆簽名的小說全集。」（《夢書迷宮》，P. 54）

其實這些名字指的是：

翻譯名	名家真名	名家真名原文
縮驟	亨利·大衛·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磨你汁	卡爾·菲利普·莫爾茲	Karl Philipp Moritz
不來瞌	威廉·布萊克	William Blake

撕爾癡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	Herbert George Wells
囉浮敗	古斯塔夫·福樓拜	Gustave Flaubert

整體而言，德文原文中的猜謎遊戲在中文譯文裡之所以不易傳遞，除了因為譯者無法及時逐一考證，並還原真實人物的姓名再模仿易位處理外，也因為中文讀者未必能因熟悉德國或世界文學及文化，而能及時體會其中暗藏的猜謎樂趣。

4.2.2. 物名的新創

莫爾斯還善於文字創新，尤其《夢書之城》與《夢書迷宮》同屬奇幻小說，因此書中自然有許多獨創的、虛幻的生物、物質或概念，例如在兩書中，莫爾斯分別在《夢書之城》以 *Buch*（書）及在《夢書迷宮》以與之同義的 *Biblio* 複合出許多新詞：

Buchhaim	書鄉	Biblionismus	書文主義
Buchling	書靈	Bibliomane	蒐書狂
Buchimist	書鄉術士	Bibliophrener	書心瘋
Buchlehrling	書靈學徒	Bibliot	書癡
Bücherjäger	獵書徒	Biblioklast	書渣
		Bibliopath	書萎
		Bibliophober	書惶
		Biblionekromant	書靈媒
		Biblionär	書富
		Biblioquist	書警

雖然，*Buch* 和 *Biblio* 的語意都是「書」，但因其字源不同，在語用上也有差異：

一般而言，*Buch* 就是指一般的書籍，但 *Biblio* 源於希臘詞根，多用於指涉專業用書。而從小說的內容觀之，莫爾斯在《夢書之城》只用 *Buch* 作為字根造詞，似乎在呈現故事場景—書鄉市中的人物及事件雖都與書籍相關，但對於書的追求與喜愛均止於表面，因此書的價值取決於是否古老，作者名氣是否夠大，而非書中所承載的真理。而《夢書迷宮》的故事場景是大火後新生的書鄉市。莫爾斯將所有與書相關的名詞轉以 *Biblio* 為字根再造新詞，應是有意藉以呈現書鄉市民對「書」的重新認知與定位。

然兩本譯本中對所有此類詞彙都是以「書」作為翻譯。揆諸其因，無非是因為在現代漢語中，「書」的近義詞雖有「典」、「籍」、「冊」等，但「典」原為五帝之書，後為經籍的通稱。（《辭海》353 頁）「籍」則據《說文》乃為書冊以備紀錄者。（《辭海》2207 頁）至於「冊」則為「簡編通名」（《辭海》356 頁），其與「書」的差異皆不同於德文中 *Buch* 與 *Biblio* 的差異，譯者在面對譯入語詞語空缺的不可譯現象時，也只能一律以「書」為其翻譯。

又例如，在《夢書之城》中有一種特殊的地底動物。依據莫爾斯的描述，這種動物體型壯碩，且因身上覆蓋著花崗石鱗片，故刀槍不入。此外，牠堅硬如石的牙齒善於撕扯咀嚼，牠長長的鼻口利於吸食獵物汁液，尤其牠有著 16 條腿利於在地面及在穴頂與穴壁上爬行。由於查莫寧語中有一個字母可以表示「有許多腳」¹⁷，而德文中並不存在這種字母，為解決因譯入語（德文）語言空缺所造成的不可譯困境，莫爾斯遂依據德文中原指

¹⁷ 此字母如圖：<http://de.zamonien.wikia.com/wiki/Datei:XXXX.png>



有 8 隻腳的節肢動物 *Spinne* (蜘蛛) 新創了“Spinxxxxe”一詞以為其翻譯。他更特別以註解說明這個詞的形成,亦即在這個新詞中的每一個 X 代表了該動物的 4 隻腳,因此連續的 4 個 X 即是 16 隻腳,而且這個詞在讀音時只需讀出一個 X 即可。(參見 *Die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190 頁)

然而漢字原本就不是由字母組成,當然更不會有具「有許多腳」語意的字母甚或文字的存在。因此無論是查莫寧語中的特殊圖像字母,又或是德文中的“Spinxxxxe”在漢語中都是個空缺,同樣帶來翻譯的困境。《夢書之城》的譯者因而仿照莫爾斯作法,在「蜘蛛」一詞中加入 4 個「X」,以「蜘 XXXX 蛛」為其中文翻譯。(參見《夢書之城》204 頁)然而漢字乃方塊文字,拉丁字母「X」在中文語境中未必能喚起中文讀者對「有許多腳」的聯想,但若在「蜘蛛」一詞中加入多個「足」字後成為「蜘蛛足足」,或許能夠成為因較符合漢文字形成中的指事、會意與形聲原則,進而能使讀者一目了然的另一種翻譯選項。

4.2.3. 互文的趣味性

莫爾斯在此兩本書中,不時地或全文引用,或略加修改再予引用了幾位知名德國文學家的詩句,由於這都是些德國人在學校裡必學,甚至必須背誦的詩句,德國讀者尤其能夠領會作者此種互文作為的用意,也更能因此對小說中的描述產生共鳴。此類因互文引用而帶來的閱讀樂趣,卻是翻譯無法轉達,很難再造的。例如在《夢書之城》中,莫爾斯在皮革洞穴中讓名為歌歌·思德(Ojahn Golgo van Fonthewegs)¹⁸的書靈吟誦「努冷森林」(Der Nurnenwald)這首詩,而原詩實為歌德名作〈Wandrer's Nachtlied II〉。莫爾斯除了更改詩名外,並將詩句中的 *Vögelein* (小鳥) 替換成生長在查

¹⁸ Ojahn Golgo van Fonthewegs 實為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易位而來,參見 <http://udall.wordpress.com/2010/05/23/walter-moers-die-stadt-der-traumenden-bucher-anagramme/>

莫寧大陸西南方「努冷森林」的肉食性植物 *Nurne*（努冷）¹⁹：

歌德原詩	《夢書之城》改寫
Wandrer's Nachtlid II	Der Nurnenwald
Ü ber allen Gipfeln	Ü ber allen Gipfeln
Ist Ruh´,	Ist Ruh´,
In allen Wipfeln	In allen Wipfeln
Spürest Du	Spürest Du
Kaum einen Hauch;	Kaum einen Hauch
Die Vögelein schweigen im	Die Nurnen schweigen im
Walde.	Walde.
Warte nur! Balde	Warte nur! Balde
Ruhest du auch.	Ruhest du auch. ²⁰

對大多數的德國讀者而言，即使詩名不同，但在繼續閱讀時多能立即察覺這首「努冷森林」實為歌德詩作的改寫，進而對吟詠此詩的書靈特質及其上下語境的描述更能心領神會。

事實上，「Wandrer's Nachtlid II」早有多人嘗試中譯，而目前較為知名的則有郭沫若，錢春綺及鄭芳雄等人的譯作：

¹⁹ 在《夢書之城》書中，莫爾斯並未直接說明「努冷」是為何物，讀者必須自行在其專屬網頁中查閱。故參見 <http://de.zamonien.wikia.com/wiki/Nurne>

²⁰ 參見 *Die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P. 246

流浪者之夜歌 ²¹	浪遊者的夜歌 ²²	浪遊者的夜歌 ²³	努冷森林 ²⁴
郭沫若 譯	錢春綺 譯	鄭芳雄 譯	賴靖雅 譯
一切的山之頂， 沉靜， 一切的樹梢， 全不見， 些兒風影： 小鳥們在林中無 聲。 少時頃，你快 快也安靜。	群峰一片 沉寂， 樹梢微風 斂迹。 林中栖鳥 緘默， 稍待你也 安息。	群峰之巔 萬賴岑寂， 樹梢之間 察覺不出 絲毫風息 林中小鳥悄然無聲 且稍待 不久你也即將安息	群山之巔 靜謐一片， 眾樹梢間 幾乎感受不到 一絲風息 努冷們沉默在林中 且待，俄頃 君也即將安息

我們姑且不論這首詩的各家翻譯是否適切，由於在中文讀者中，不但只有極少數的人熟識詩作原文，就連對這首名詩的中文翻譯有認識的人也為數不多，因此很難期待一般的中文讀者在閱讀「努冷森林」時能夠立即聯想到「浪遊者的夜歌」這首詩，再進而聯想到德國文豪歌德。中文譯作於是只能呈現當時的故事場景，而無法使讀者在閱讀中體會莫爾斯此處引用該詩所創造出的巧妙互文效果。更有甚者，讀者還可能會因為不知「努冷」究竟是為何物，而有不解之感，針對此一缺憾譯者恐怕只能感到無奈。

²¹ 郭沫若知翻譯，參見

http://www.suxiaoqin.de/%E5%BE%B7%E6%B1%89%E7%BF%BB%E8%AF%91%E8%A7%92/%E8%AF%91%E6%96%87%E6%AC%A3%E8%B5%8F/Goethe_Gipfel_n.php

²² 參見《歌德精選》，117 頁。

²³ 參見《歌德詩歌》，392 頁。

²⁴ 參見《夢書之城》，272 頁。

5. 結論

德國作家莫爾斯在《夢書之城》與《夢書迷宮》兩本「偽翻譯」中，建構了傳說雕龍戲德爾哀斯特的兩段驚險旅程。而其中的奇幻元素不但因圖像的搭配與變化更顯真實，文意的諷刺與幽默也因詞彙新創、人名重組、互文運用而更加具體。

莫爾斯在這兩本著作中藉由退居譯者，刻意地破除「作者」的神聖性，將閱讀理解及詮釋權交還讀者，體現了後現代創作的理念與特色。然而對於非德語讀者而言，圖畫可以直接在另一種文化中呈現，但文字與其句意卻必須透過「再翻譯」才能理解。因此，無論在德語或在漢語，「翻譯」的良窳頓時成了這兩部小說是否為讀者青睞，是否能享有文學盛名的關鍵。

針對「翻譯」，莫爾斯在兩本著作中以註腳的方式闡釋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譯者應深切體察文字深意及其所承載的文化，並忠於原作。然而在面對譯入語空缺時，適時的異化翻譯是必要手段。此外，基於對於譯文讀者的關照，譯者配合翻譯目的的節譯與刪減則是不得不的作為。如此的翻譯觀恰能與翻譯學者諾德(Christiane Nord)的「功能加忠誠理論」相呼應。依據諾德，翻譯行為應以譯文功能為依歸，並在翻譯的過程中同時對原文作者、翻譯委託者乃至譯文讀者／使用者負責。(Nord／張美芳，王克非 2005:167)

依據此一翻譯理論考察《夢書之城》與《夢書迷宮》兩本譯作，雖然兩位中文譯者都傾力解決書中諸多的翻譯困境，以追求最大的等效翻譯，無奈其中仍有諸多因涉及語文空缺，或因中文讀者對德國或世界文學/文化的不熟悉所而形成的不可譯現象，致使在中文《夢書之城》與《夢書迷宮》中流失了些許幽默與趣味。但儘管如此，兩本中譯本都仍保有奇幻小說應有的各項元素與故事張力，因此仍是成功的譯著，這點也可以從兩本

中文翻譯在書市中的銷售量得以證明。

參考書目

- Barthes, Roland. „Der Tod des Autors“. In: Jannidis, Fotis (Hrsg.). *Text zur Theorie der Autorschaft*.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2000, P. 185-193.
- Conrad, Maren J.. „Von toten Autoren und Lebenden Bücher. Allegorien und Parodien poststrukturalistischer Literaturtheorie in den Katakomben der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In: Lembke, Gerrit (Hrsg.). *Walter Moers' Zamonien-Romane Verbesserungen eines fiktionalen Kontinents*, Göttingen: V&R Unipress, 2011. P. 281-304.
- Fesler, Mario. *Die Zamonien-Romane von Walter Moers als zeitgenössische Vertreter der Gattung Fantasy*, München: GRIN-Verlag, 2007.
- Goslar, Tim-Florian. „Zurück nach Arkadien. *Die Kulturlandschaften Zamoniens in Die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In: Lembke, Gerrit (Hrsg.). *Walter Moers' Zamonien-Romane Verbesserungen eines fiktionalen Kontinents*, Göttingen: V&R unipress, 2011. P. 261-280.
- Hillenbach, Anne. „Intermedialität in Walter Moers' Zamonien-Romanen“. In: Gerrit Lembke (Hrsg.), *Walter Moers' Zamonien-Romane Verbesserungen eines fiktionalen Kontinents*, Göttingen: V&R unipress, 2011. P. 73-86.
- Kreitling, Holger.
- „Zeichnen ist Spielen, Schreiben ist Arbeit“. Die Welt: 09.10.2011. (<http://www.welt.de/print/wams/kultur/article13649617/Zeichnen-ist-Spielen-Schreiben-ist-Arbeit.html>)
- „Was Walter Moers in seinem Giftschränk verbirgt“. Die Welt: 20.10.2011. (<http://www.welt.de/print/wams/kultur/article13665678/Was-Walter-Moers-in-seinem-Giftschrank-verbirgt.html>)

Kormann, Eva. „Seemannsgarn spinnen oder: im Malmstrom des lebensgeschichtlichen Fabulieren. Walter Moers' Variante des Schelmenromans“. In: Lembke, Gerrit (Hrsg.). *Walter Moers' Zamonien-Romane Verbesserungen eines fiktionalen Kontinents*, Göttingen: V&R Unipress, 2011. P. 157-171.

Lembke, Gerrit (Hrsg.).

-----*Walter Moers' Zamonien-Romane Verbesserungen eines fiktionalen Kontinents*, Göttingen: V&R unipress, 2011.

-----“Walter Moers – ein großes Missverständnis?“ In: Literaturblatt. Juli/August, 2013.

Mader, Ilona. *Metafiktionale Elemente in Walter Moers' Zamonien-Romanen*. Marburg: Tectum Verlag, 2012.

Nünning, Ansgar (Hrsg.). *Metzler Lexikon Literatur- und Kulturtheorie*. Stuttgart: J. B. Metzler, 2004.

Nüchtern, KlauP. „Mein Zielpublikum bin ich. Interview mit Walter Moers“. In: Falter. 24. März 2003.

Reiß, Katharina.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Übersetzungskritik*. München: Max Hueber Verlag, 1986.

張允凱。《Der „Autor“ als „Übersetzer“ in Die Stadt der Träumenden Bücher von Walter Moers》。輔仁大學德語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張美芳、王克非（譯）。《譯有所為—功能翻譯理論闡釋》(*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Christiane Nord 原著。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

鄭芳雄。《歌德詩歌：德語抒情詩及藝術歌曲譯注》。台北：聯經出版社，2015。

《辭海》。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5。

網路資料

莫爾斯個人網站：<<http://de.zamonien.wikia.com>>

文字易位解謎：

<<http://udall.wordpress.com/2010/05/23/walter-moers-die-stadt-der-traumenden-bucher-anagramme/>>

<<https://udall.wordpress.com/2011/10/14/walter-moers-das-labyrinth-der-traumenden-bucher-%E2%80%93-anagramme-teil-2/>>

蘇曉琴德漢翻譯角：

<http://www.suxiaoqin.de/%E5%BE%B7%E6%B1%89%E7%BF%BB%E8%AF%91%E8%A7%92/%E8%AF%91%E6%96%87%E6%AC%A3%E8%B5%8F/Goethe_Gi>